

一直以来，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识，还仅限于泊头。其实，它成立于1941年，先后五易其名、13次变更工作驻地。泊头是最后一个工作驻地，也是领导城市工作极大发展和工作成就最为卓越的时期。

经过3年努力，泊头文史学者范凤池几上京津，多番寻找亲历者、知情人，为华北城工部丰富了肌理和血肉，让这段历史更清晰、更有温度、更有力量、有质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华北城工部 红色建筑深藏一段地下革命史诗

本报记者 周红红 杨金丽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摄影报道



城工部旧址是一座“凹”字形的山西风格建筑。

“你知道吗？泊头只是华北城工部的驻地之一，肃宁北曹庄，沧县窝庄（现属运河区）、韩郑庄、高庄子，沧州火车站，都曾是城工部的驻地。”

在泊头市运河西岸华北城工部门前，范凤池的一句话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一直以来，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识，还仅仅限于泊头。而今，打破这一认识的，也正是泊头人。

范凤池，泊头文史学者，64岁的谦谦长者，长年致力于泊头地方文史研究。2018年，泊头市委、市政府准备对华北城工部泊头旧址进行修缮，邀请范凤池整理有关史料。他几赴京津和华北城工部其他驻地，采访亲历者和知情人，参阅十几部相关书籍，最终完成洋洋洒洒40万字的《城工部在泊头》。

他说：“在北京采访方亭时，老人已90高龄，满面沧桑。她拿出在华北城工部工作时的照片。那时，她19岁，风华正茂。接过照片的瞬间，忽然感到，我接过的更是一段历史，以及那段历史亲历者的重托。”



范凤池搜寻华北城工部历史历时3年多。

城工部不仅仅属于泊头，泊头却见证了它的辉煌

在华北城工部门前广场上，从南至北，每间隔1米，排列着13块黑色条石。每块条石上，按时间顺序，依次注明城工部变更的工作驻地。走过这些黑色条石，仿佛穿越时光隧道，把从1941年驻扎在阜平县易家庄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，一下子带到了1948年驻地泊头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。

“华北城工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，从1941年1月成立，到1948年12月撤销，先后五易其名，转移了13个驻地。城工部泊头旧址是城工部的最后一个驻地，也是唯一保存较完好的旧址。”

时光回溯到1948年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，驻扎在沧县韩郑庄、高庄子、沧县火车站的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，完成历史使命。而此時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沧州距离天津太近，为华北局城工部重新选址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经过考察，城工部部长刘仁决定选址泊头（当时称泊镇）。这里位于沧州市南40公里的津浦线上，大运河穿镇而过，水路交通方便，是连接华北、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。这里还是敌我两军的拉锯地带，便于开展地下工作。

黑色条石的尽头，是一座山西风格的青砖建筑。当初，它被城工部相中作为机关办公用房，很大原因在于建筑的隐密性。这是一处“凹”字形的深宅，外面两层窗户，里边实际是一层。大门一关，隐蔽森严。为了保密，对外挂“华北建设公司”的牌子。

“从1948年4月到12月，城工部在泊头虽然只有9个月，但在培训青年革命干部、护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、领导平津地下斗争、为天津解放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等方面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是城工部最繁忙、最出色的时期，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范凤池说，采访时，说起泊头城工部的辉煌历史，亲历过的老人们都心驰神动，以此为豪。



抢救他们的故事，就是抢救一段地下革命史诗

如今的城工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曾经神秘的中共中央地下工作领导机关，随着时光的消退，也揭开了历史的面纱。译电员、报务员、交通站……以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电台、密码本、报务机等，逐一呈现在参观者面前。

“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人，叫王文平。几年前，他和妻子一起来参观时说，自己是在泊头城工部出生的。”站在王杰、杨桂芝夫妻的展牌下，范凤池说，寻访城工部的历史，就是从王杰、杨桂芝的儿子王文平开始的。

王杰是城工部工运、民运、学运、统战四个系统的统计负责人，杨桂芝是一名译电员。城工部迁到泊头时，杨桂芝已经怀孕。当时工作人员租住在城工部机关附近。在上店街路南有两处民宅，西边住着刘仁一家，东边住着王杰一家和冯东生一家。王文平就出生在这里。母亲晚年，拿出了他使用过的密码本，告诉了他这段尘封的历史，并叮嘱他：“有机会去泊头看一看，那里有我和你父亲革命的足迹。”

如今，杨桂芝使用过的密码本静静地躺在城工部的展室里。这个被老人秘密保存了一辈子的密码本，完成了历史使命，现在可以公开面世了。

通过王文平，范凤池很快找到了城工部的很多亲历者，以及他们的后代。曾经并肩奋斗的战友们，怎么可能失去联系？译电员方亭、工作人员杨志英、李大伟、岳祥，还有刘仁的儿子刘建、余涤清的儿子余海宁、以及赵凡的女儿、于陆林的女儿……

“我叫孟运，就出生在城工部。城工部就在运河边，于是母亲给我起名孟运。”一见范凤池，70多岁的老奶奶就兴奋起来。抗美援朝时期，曾有一幅《我们热爱和平》的宣传画，画中那个手捧和平鸽的小女孩儿，就是城工部工作人员于陆林的女儿孟运。从小女孩儿到古稀老人，连城工部的孩子们都已垂垂老矣，更何况那些亲历的老人们？

每一次寻访，范凤池都感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。虽然城工部早在1948年12月就撤销了，但很多老人一生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即使对家人，也很少吐露当时的情形。而现在，这些老人最年轻的也已90岁，抢救他们的故事，就是抢救城工部的故事，抢救中国革命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自创蜂窝式培训法，北线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的中转站

“城工部是从事地下工作的，按照保密规定，大家互相之间不接触、不打听。外出时，都戴上围巾、口罩，即使参加培训，也都捂得严严实实，互相之间谁也见不到谁。”远在沈阳的原城工部报务员王岚，通过女儿李军告诉记者，城工部自创的蜂窝式培训法，既适合地下工作的需要，又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，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革命和建设，积聚了大量人才。

历史上神秘的蜂窝式培训法，如今通过声光电的形式，在城工部展馆中得以再现：上课没有教室，在大院子里，纵横拉着绳子，绳子上挂着白床单，把院子隔成了像棋盘一样的“包厢”。学生们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，被专门的人员领进“包厢”。一堂课下来，老师看不见学员，学员之间互相也看不见。

“当时的泊头有‘华北小延安’之称，北平、天津的很多进步学生向往这里。他们冒着千难万险，穿过国统区，来到泊头。城工部设有学生室，专门接待从平津而来的大学生，让他们接受短期训练，再根据具体情况，有条件的，派回平津继续工作；不能回去的，党员送往华北局党校学习，非党员送往华北联合大学。”范凤池介绍，城工部在泊头期间，向解放区培养输送青年学生1000多人。

这1000多名学生，因为不属于城工部工作人员，大多没有记载。但是，杨荣、方堃却是一个例外。他们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，也是一对恋人。1948年8月，因为参加示威游行，二人被列入国民党大逮捕的黑名单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他们来到泊头城工部。9月10日，经党组织批准，二人结为夫妇。结婚时，党组织特意买来一块红布，用毛笔写上“结婚纪念”。两个人始终珍藏着这块红布。如今，泊头城工部展馆里陈列着他们的两张照片。一张是年轻时结为革命伴侣的他们，一张是老年时一起展示结婚红布的他们。岁月流逝，青春不再，红布也已褪去了色彩，但两个人的笑容还是一样的纯净无邪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，红布背后的革命理想永远不会褪色。

城工部还承担着输送进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重任。

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发布“五一”口号，其中一条就是，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，迅速召开政协会议，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不久，中央邀请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到西柏坡，准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。

在周恩来的缜密谋划下，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：一条为南线，香港和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；一条是北线，平津和途经平津的民主人士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。北线护送由华北城工部负责，民主人士从北平或天津出发，经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的交通站，送到泊头城工部，转送石家庄，再送至西柏坡、李家庄。泊头城工部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前哨和转运站。吴晗、张申府、刘清扬、周建人、符定一、楚图南、田汉、焦菊隐等，都由城工部安排，绕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，陪同的交通员灵活应变，巧妙周旋，多次化险为夷，将民主人士安全送达西柏坡，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。

周恩来听取刘仁汇报后说：“你把大家留下了，不给蒋介石，难怪有人说你名叫‘留人’（刘仁谐音）呀！”

织就华北地下情报网，为解放平津作出卓越贡献

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，城工部在平津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，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、学校、厂矿、报社，还是街头、店铺、抑或胡同口、四合院，几乎都有地下党的情报员。通过秘密交通站，城工部与平津地下党联系，传递情报和信件、护送来往人员等。

向党中央提供国统区报纸，是各交通站的一项特殊任务。城工部将报纸汇总后，送给党中央负责同志，有利于党中央掌握全国战局、敌人动态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。

1948年10月，《益世报》采访部主任、地下党员刘时平，获取了傅作义欲偷袭西柏坡的情报，他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，迅速将情报传到城工部，再报告给党中央。党中央及时进行军事部署，并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了这一阴谋。

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，平津战役如弓在弦。城工部指示平津地下党，摸清国民党防御体系的具体内容，并尽快绘制成地图。

天津地下党员麦璇琨多方搜集，实地检查，绘制成《天津城防图》，交给大众照相馆经理、地下党员康俊山。康俊山将图纸经化学处理后，裱糊在一张农村夫妇12寸大照片后面。地下交通员赵岩去泊头途中遭遇劫匪，所带物品被洗劫一空，却机智地说动劫匪，带走了这张照片。1948年10月，他将照片送到城工部。

1949年1月14日，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，就全境解放了被国民党视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。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经验时强调，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。地下党的同志，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，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、形状、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待，为部署天津战役，作出重要贡献。

天津解放后，北平面临大兵压境之势。在刘仁的直接领导下，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展开了工作。他们联系了傅作义身边的知人，如华北“剿总”副司令邓宝珊、联络处长李鹏九、老师刘厚同、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等。他们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，及时向地下党汇报，再由地下电台向城工部发电报，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。

1948年12月，华北城工部从泊头出发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刘仁带队，奔赴长辛店，准备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；一路由杨英带队，到达胜芳，准备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。此后，工作人员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，华北城工部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时光流转，73年后。

初秋的雨后天，走进幽静深邃的泊头城工部旧址，雨滴顺着瓦檐滴落在地面的青砖上。导游员边介绍情况，边提醒：“小心苔藓，路滑。”

身处这座古朴的红色建筑，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感。一次次驻足在展牌前，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一一张张年轻的脸，还有那报务机、电台、密码本、那送给房东的毛衣、那写来的信件、附赠的照片……

站在李雪和方亭的照片前，几度猜想：这些绝密级别的情报，哪些是经验丰富的李雪传递的，哪些又是年轻的方亭发出的？

李雪，男，英俊帅气，公开身份是电料厂老板，谁能相信，这个每天开着大摩托招摇过市的年轻人，会是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？

方亭，女，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译电员。老年的方亭，在接受范凤池采访时，还能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。她把自己在城工部工作时的照片赠送给范凤池。照片上的她，19岁，留着学生头，前侧头发用一个白色卡子卡在一侧，穿着深色的半高领毛衣，浅色的领子翻出来，衬托着那张年轻、纯净的脸。

城工部外，运河水静静流淌，老百姓逛街散步，喜乐安然。当年，梳着两条大辫子的于陆林在城工部生下女儿，并给她取名孟运的时候，期待的就是这样吧：我们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，只是希望未来山河无恙、岁月静好！